

《四库全书》宋别集类的《永乐大典》辑佚书

李晓明

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宋别集类共收书396种，经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核对，发现有236种书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对辑佚书抄录的不同。这里所讲的辑佚书，即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失传之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注“永乐大典本”。

一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综合性大型类书。全书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①的编排方法，将诸书中自古以来的各类资料加以编排抄录。当时辑入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志乘等”^②各类约计8000种左右。全书共分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

《永乐大典》中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其中许多在编纂《永乐大典》时尚存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战乱以及水、火等灾害而逐渐散佚，不存于世。清初学者全祖望、李绂于雍正年间首次利用《永乐大典》进行古书的辑佚，但由于该书卷帙浩

博，而参加辑录的人力有限，不久这项工作就停止了。大规模的辑佚工作是在清乾隆年间。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弘历下诏购访遗书。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在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的意见折中写到：“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观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③对此，清高宗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复旨：“此书移贮年深，既多残缺，又原编体例系分韵类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难期贯串，特因当时采摭甚博，其中或有古书善本，世不恒见，今就各门汇订，可以凑合成部者，亦足广名山石室之藏。”^④于是拨房添员，开始进行《永乐大典》的校核、辑录工作。经查《永乐大典》尚“存九千余本”^⑤“约缺一千余本，较原书少什之一”。^⑥这个数目和目前仅存于世的三百七十余册，不足全书的百分之四相比，虽已有残缺，仍可以说是相对较为完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辑佚是很有利的。但在当时辑佚的原则并不是要辑出所有的散佚之书，而是认为《永乐大典》内“虽善本之流存不少，而遗编之丛杂尤多”^⑦，乾隆皇帝的旨意是“虽属古书而词义无关典要者，不必再行采录。”^⑧而欲辑“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⑨。编辑校人员精心查阅、详细校正、复加勘定，并分出应刊、应抄、应删三类，至乾隆四十六年，已辑出散佚古书 300 余种。

《永乐大典》所收集部典籍甚为宏富，其编纂时大多据宋、金、元古本抄录，以唐至明初以前诗文居多，尤以宋元艺文为盛。所辑出的 300 余种古书中，有一半以上是集部典籍。抄入《四库全书》内集部别集类的辑佚书共有 164 种，其中宋人文集 128 种，金、元人文集 30 种，明人文集 6 种。在此仅就宋别集类的 128 种辑佚书，把分别誊录于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异同情况，大

体分为如下三类：

1. 两个阁本抄录内容完全相同，此类有 63 种。
2. 两个阁本抄录正文内容相同，附加资料不同，如多考证、谕旨等，这些资料是属于辑录、校核时后人所加，此类有 14 种。
3. 两个阁本正文内容存在差异，此类有 51 种（具体篇名可参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 年第 1、2 期、杨讷、李晓明《〈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渊阁本宋别集类录异》，此不赘述）。

二

从 9000 多册的《永乐大典》中，分别辑出 300 余种散佚的古书，工程是很大的，必须认真审核、逐条抄出、分类编次、反复校核，工作又是相当繁琐的，加之当时只能手工抄写，在反复誊录之中，存有差异，并不奇怪，但 128 种书中有 51 种存有差异，而有些差异是很大的，到底原因何在呢？在做两个阁本录异工作时，我们仅仅是把差异之处进行记录，但对其产生原因并未作过探究，在此笔者选择其中四种书为例，对其差异原因、版本流传情况以及溢出部分的资料价值，进行大概分析。

1. 《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宋祁撰

在未作《四库全书》两个阁本录异工作前，人们并不知道两个阁本是否有差异，经核对才发现就集部而言两个四库本差异的比例是很大的，而《景文集》是核对中别集类差异最多的一部，因此有必要在此一提。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宋天圣二年（1024）进士，累迁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谥景文，《宋史》有传。其文集流传情况说法不一。《总目》提要云：“本传称集百卷，《艺文志》则称百五十卷，又有《濡削》一卷，《刀笔集》二十卷，已与本传不符。马端临《通考》亦称百五十卷，《书录解题》是暨，焦竑《经籍志》但止称百卷。王偁《东都事略》则文集百卷外，又有《广

乐记》六十五卷，记载互殊，莫详孰是。”无论怎样说，宋祁的著述是相当丰富的，但其集流传情况不甚理想。宋刊本蝴蝶装《景文宋公集》残存三十二卷，南宋建安麻沙刻本蝴蝶装残存十八卷，这两个最原始的本子已流入异国，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而国内所存之本都是散佚后又据《永乐大典》辑出之本。《景文集》在辑出之后被列为应刊之类，故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现今国内存本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抄本、木活字本、福建本、广雅书局本及据聚珍版影印的《湖北正先遗书》和据聚珍版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这几个本子均源出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就是《四库全书》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比文津阁本多3篇，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补遗二卷（91篇），附录一卷，唐庚与陈之强序以及正文部分479篇。

文津阁本所多补遗二卷，附录一卷在文津阁本该书提要中已作说明：“兹就《永乐大典》所载，荟萃哀次，厘为六十有二卷。又旁采诸书，纂成补遗二卷，并以轶文余事各为考证，附录于末。”而文渊阁本提要中未加此段说明，亦未收补遗和附录于末。文渊阁本提要撰写于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文津阁本提要撰写于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按照《四库全书》七阁抄写顺序，文渊阁是第一部抄写的，文津阁是第四部抄写的，但就该书提要撰写的不同时间来看，此部书先抄写的是文津阁本。从现存文津阁本中保存的资料来看，也是相对最完整的。那么在抄入文渊阁本时，即缺少479篇文章，此处差异如此之大，有漏辑、漏抄的原因所在，但笔者认为，不仅仅如此，此处尚且存疑，有待于将来做进一步研究。

《景文集》日本存本已有影印，是以日本藏残存三十二卷宋刊本为底本。如能将此本与文津阁本互补，再加上文渊阁本溢出部分以及《四库别集拾遗》中补辑的部分，重新按文体加以编排，那将是辑佚工作中的又一新成果。

2. 《华阳集》 王珪撰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宋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兼侍读学士，封岐国公，赠太师，谥文恭，《宋史》有传。其集原有一百卷，明以来散佚不传，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有《华阳集》四十卷，文渊阁本有六十卷，附录十卷，两本编次不同。文渊阁本所多内容如下：

卷十二	青词	36 篇
卷十三	青词	53 篇
卷十四	密词	10 篇
	默词	2 篇
	醮词	3 篇
卷十五	道场文、疏	32 篇
卷十六	道场斋文	24 篇
	剃发文	1 篇
卷十七	制词（乐语）	47 篇

附录卷一至卷十及另散在各卷内共多 21 篇。

文津阁卷二较文渊阁本多 2 篇。

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只要比较一下两个阁本的提要，即可不言自明。

文渊阁本该书提要撰写于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提要云：“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掇排比……仅依类编次，厘为六十卷。其遗闻逸事、与后人评论之语，见于他书者，亦详加搜辑，别为附录十卷，系之集末，用资考核。至其中有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乐语之类，虽属当时沿用之体，而究非文章正轨，不可为训。今以原集所有，故附存之。”文津阁本提要撰写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提要云：“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缀排比，所存诗文尚多，其中青词、密词、默词、醮词、斋文、道场文、功德疏及教坊致

语之类，均非文章正轨，谨禀圣训概加删削，重编为四十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广其传焉。”

从两篇不同时间撰写的提要可以看出，在抄录于文渊阁时，馆臣们认为“以原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在抄录于文津阁时却是“谨禀承圣训概加删削”，并且是重新编排四十卷。由此得知，该书抄录差异之大，当归于删取的标准没有统一。

需加说明的是，王珪的著述除四库本外，在《两宋名贤小集》内收《王岐公集》一卷；在《宋人小集五种》内收《王岐公文抄、诗抄》各一卷，这仅占其文集百卷中的一、二；另有武英殿聚珍版《华阳集》四十卷，正如文津阁本提要所述“重编为四十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广其传焉”。据此得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华阳集》内容与文津阁本基本相同，那么，文渊阁本中《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即是现今传本中保存内容最多的惟一版本。

3. 《济南集》八卷 李廌撰

李廌字方叔，华州人，事迹据《宋史》文苑传。《济南集》原名《月岩集》，二十卷，修《永乐大典》时原集尚存，后散佚不传，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八卷。

两个阁本核对后发现，文津阁本《济南集》卷八后多《德隅堂画品》，计22篇，又多《画品书后》一篇及赵令畤撰短文一篇。《总目》云：“廌有《德隅堂画品》已著录。”这说明《德隅堂画品》是做为一部独立的书另行著录，而不应附于《济南集》之后。

据查《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果收此书，此处存在差异，当属文津阁本抄重。文渊阁影印本第812册，文津阁本第3148函收有该书，名为《德隅斋画品》。据该书提要可知，《德隅斋画品》是李廌对元符元年赵令畤在襄阳做官时所藏的二十二幅名画的逐一品评之作。书名“德隅斋”、“德隅堂”之不同，是因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时将“斋”字误录为“堂”字之故。

将《济南集》附《德隅堂画品》与子部艺术类所收《德隅斋画品》相核对发现，《德隅斋画品》有文 21 篇，《德隅堂画品》有文 22 篇，多《灵惠应感公像》一篇，另多《画品书后》及赵令畤文。《总目》提要有注，《济南集》及附《德隅堂画品》是“永乐大典本”，即是辑佚书，而子部艺术类《德隅斋画品》是“江南采进本”，不是辑佚之书。既然不是失传之书，就应还有传世之本。经查目前传世本中最早的本子是明刻本《天都藏书》，其中有《德隅斋画品》一卷。与该卷核对发现明刊本收文 22 篇，这与文津阁本《济南集》附《德隅堂画品》的正文部分相同，但《画品书后》和赵令畤文并未附于该卷之末。这两篇文章一为作者自撰跋文，一为 22 幅名画的收藏主人所撰之文，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如此核对后，我们看到，即使是文津阁本收重，但仍有其收重的意文所在，《画品书后》及赵令畤文如果不是重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概现已不存于世了。

4. 《蒙斋集》二十卷 袁甫撰

袁甫字广微，鄞县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历官吏部侍郎、国子祭酒、兵部尚书，后赠少傅，谥正肃，《宋史》有传。其集原有四十卷，《总目》云：“今取《永乐大典》所载者，以类排比，厘为一十八卷。”查两个阁本均收二十卷。经核对差异如下：

卷九文渊阁本缺《叶莫除吏部郎中制》的后 3 行（此文全篇计 6 行，文渊阁本仅存前 3 行）；《朱复之除太府寺簿刘伯正除军器监簿王好生除藉田令制》；《韩涛除大理寺簿杨伯岳除太社令制》以及《陈至除国子监丞曾三异除太社令制》的前 3 行（此篇共计 6 行，文渊阁本仅存后 3 行）。

卷十三文渊阁本末篇《番阳颜范二公祠记》计 34 行，而文津阁此篇仅 18 行，缺第 10—26 行。《四库全书》每部三万多册，行款统一，均为每半页 8 行，每行 21 字，此篇所缺计 16 行，恰好是一页之差。

根据上述不难看出，此书差异原因实属抄写粗心而致。卷九文渊阁本的漏抄，不仅脱文两篇，还把《叶莫除吏部郎中制》的前3行与《陈至除国子监丞曾三异除太社令制》的后3行衔接，两篇拼作一篇，文不对题，张冠李戴，文章读不通，使得原著面目皆非。而卷十三文津阁本的漏抄，使得该篇记文残存一半，如无他本相校，只剩永久的遗憾。

此外，卷二十文渊阁本有《岳忠武祠三首》，而文津阁本此处为《岳忠武祠二首》，正文实收两首，缺第三首。但因其篇名就不同，是否纯属粗心而致，概应另当别论。

上述四例是对四库本中宋别集类辑佚书抄录情况的大概分析，其中漏辑、漏抄、抄错、抄重以及删取标准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由于时间有限，笔者未能对每种差异的原因逐个分析，所以也不宜就此分类、归纳、且做定论，仅可说是差异种种。

《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自清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四库馆臣进行了大规模的辑佚后，又有缪荃孙、王国维、罗振玉、赵万里、孔凡礼、栾贵明等先生先后辑出不少失传之书。《永乐大典》辑佚本，大部分抄入《四库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因有影印本，查阅很方便，又因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第一部抄写而成放于皇宫内的，质量应是上乘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影印本就可以代替所有的四库本，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情况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如栾贵明先生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内辑出《景文集》漏辑的24条，其中6条可见于文津阁《四库全书》；《元宪集》漏辑的16条，其中3条亦可见于文津阁《四库全书》。

从宋别集类辑佚书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继续做文津、文渊两个阁本的录异工作，很有必要；对辑佚书的核对和分析，尤为重要；特别是对文津阁《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溢出部分的挖掘，将会使自清代以来的辑佚工作，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得

到进一步完善。

注：

①清抄本《永乐大典目录》第2页，《御制永乐大典序》。

②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第3页。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页，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

④同书，第55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谕著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核《永乐大典》。

⑤同书，第56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军机大臣奏检出《永乐大典》目录及全书各十本呈进片。

⑥同书，第60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查访《永乐大典》佚本。

⑦同书，第58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定校核《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折。

⑧⑨同书，第57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内阁《永乐大典》体例未协著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详定条例分晰校核。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 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华书局，1986。
3. 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华书局，1983。
4.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89。
5.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善本部